

新文科背景下文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的困境与路径

吕鹏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重庆 400031

摘要: 新文科建设以学科交叉融合、综合素养培育为核心导向, 对文科高校通识教育的内容设计、育人定位与发展方向提出了全新要求。然而, 囿于传统专业教育体制的惯性约束, 当前文科高校通识教育在课程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实施与评价机制等方面仍面临深层困境。本文在厘清新文科建设对通识教育发展要求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进而从价值理念更新、课程模块重构、教学范式转型、评价机制再造四个维度提出实践路径, 旨在为文科高校通识教育改革提供可落地的参照框架。

关键词: 新文科建设; 通识教育; 课程体系重构; 文科高校; 跨学科融合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for Restructuring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s in Liberal Arts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

Ly Pe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emphasiz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holistic competence cultivation, setting fresh demands on the content design, educational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liberal arts universities. However, constrained by the inertia of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ystems, current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s in these institutions still face deep-seated challenges in curriculum philosophy, course desig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Based o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quirements that the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 imposes on gene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barriers to restructuring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a. It then proposes practical pathways from four dimensions—updating educational values, reconfiguring course modules, transforming teaching paradigms, and reconstructing evaluation mechanisms—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feasible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reforming general education in liberal arts universities.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restructuring; Liberal arts universiti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0 引言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高等文科教育改革的核心指引。2019年, 教育部明确提出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 强调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新文科建设跳出了传统文科发展的固化路径, 对文科高校的通识教育提出了更贴合时代需求的育人要求——不再将各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做割裂化的界定, 也不再局限于人文社科内部的知识边界, 而是以学科交叉融合为核心导向, 以学生综合素养提升为根本指向。在此背景下, 通识教育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载体, 其课程体系的重构已成为文科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凸显办学特色的重要切入点。

然而, 审视当前文科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图景, 尽管通识教育在理念层面获得了普遍肯定, 但在具体实施中仍面临“专业本位”实践逻辑的深层制约、课程体系碎片化与拼凑化、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突出问题。传统通识课程体系以零散知识补充为核心定位, 课程设置受既有学科边界约束明显, 不同类别通识课程各自为政, 内容重复与逻辑断层问题并存。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重构并非对现有课程的零散增减或局部修改, 而是需要从通识教育的整体育人定位出发, 对课程设置的底层逻辑进行系统性梳理。本文旨在明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文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的核心内涵与逻辑框架, 诊断其面临的现实困境, 并

提出可落地的实践路径。

1 新文科建设对文科高校通识教育的时代要求

1.1 培养目标的升级：从知识补充到素养培育

传统通识教育的定位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多数高校将其理解为“理工专业学生必须学习人文类课程，人文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理工类课程”的机械性知识补充，忽视了通识教育在价值引领、人格塑造与思维锤炼方面的深层功能。新文科建设则要求通识教育实现从“知识补充”到“素养培育”的根本性升级。正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所强调的，要“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这意味着通识教育不再是对专业教育的简单修补，而应成为文科人才培养的核心支撑体系，帮助学生搭建完整的知识认知体系，培育学生应对多元社会场景的思考与判断能力。

1.2 内容边界的拓展：从学科割裂到交叉融合

传统通识教育课程多按学科领域简单分类，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各自为政，课程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新文科建设则强调打破学科壁垒，推进科技与人文的交叉融合。这一要求不仅涉及人文社科内部各学科的融通，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深度整合。正如有学者指出，新文科建设需要适度融入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内容，增强文科学生的科学通识基础及对新兴技术形态的理解运用。这意味着文科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必须突破传统人文社科的既有边界，在保持人文底蕴培育优势的同时，积极吸纳科学技术类课程资源，形成文理交融、古今贯通的课程内容新格局。

1.3 育人方式的转变：从知识传授到能力锻造

传统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多停留于知识传递层面，教师机械灌输，学生被动接受。新文科建设则要求通识教育超越“知识传授”的单向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与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这要求通识教育在知识传递之外更肩负着能力锻造的使命——将学生培养为善思辨、敢质疑、能创新的独立思考者。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识教育还要引导学生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蜕变为独立思考者，避免沦为技术的附庸。

2 文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的现实困境

2.1 “专业本位”的实践逻辑消解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建国初期为适应工业化发展需要，我国高校建立起以专业教育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通识

教育改革持续推进，但“专业本位”的教育观念已渗透到教学之中。在资源配置上，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与师资水平有保障，而通识课程则质量参差不齐、师资缺乏保障；在师生心态上，教师和学生更愿对专业课程投入更多精力，对通识课程却敷衍应付。这种“专业本位”的实践逻辑导致通识教育被置于专业教育的补充地位，面临“内容杂、结构乱、质量差、地位低”的尴尬处境。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高校将公共基础课程纳入通识课程之中“以假乱真”，或将专业课程稍加包装后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这种做法矮化了通识教育的价值内涵，也加深了师生的误解——通识学分沦为“营养学分”，通识课程被视为“水课”。

2.2 课程体系缺乏顶层规划，呈现碎片化与拼凑化

当前多数文科高校的通识课程设置缺乏系统顶层设计。课程模块划分往往因循传统学科分类，人文、社会、自然科学被笼统纳入，缺乏科学分类和系统设计。各门课程之间缺少内在逻辑关联和递进关系，同类知识点或重复出现或逻辑断层，学生难以形成连贯的知识认知链条。

与此同时，通识课程的开设存在较大随意性。一些高校“因现有条件设课、因现有教师设课”，教师根据个人学术背景或研究兴趣申报课程，甚至将非专业性、娱乐性课程列为通识课程。这种“拼凑式”的课程体系看似丰富，实则缺乏指向清晰育人目标的有机整合。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通识教育似乎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

2.3 教学投入不足，通识课程质量难以保障

由于通识教育师资分散、课程规模扩张、教师科研压力大等原因，文科高校对通识课程的日常管理较为松散，教师备课、教学和考评的投入普遍不足。从教学内容看，一些课程长期沿用旧有框架，未能及时融入学科新进展；从教学目标看，多数课程停留于知识传递层面，未挖掘课程的价值底蕴；从教学过程看，大量课程沿用“满堂灌”模式，学生出勤率与抬头率偏低。

从教学评价看，通识课程的考查难度普遍较小——或考查碎片知识记忆，或布置课程论文且纵容 AI 代笔。多数高校不将通识选修课成绩计入平均学分绩点，这些成绩对学生评奖、推免基本无影响，客观上默许了通识教育投入少、地位低、效果差的事实。

2.4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跨学科教学能力不足

通识教育的跨学科特性要求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和融会贯通的教学能力。然而，当前文科高校的通识课教师队伍在数量、能力和观念三方面均存在不足。在数量上，

通识教育教师相对紧缺,师生配比不达标。在能力上,多数通识课教师长期深耕单一学科,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缺乏跨学科教学经验。在观念上,通识课教师长期将自我定位于边缘地带,主动求变意识淡薄,课程内容缺乏跨学科探索,教学手段缺乏更新。

师资队伍薄弱已成为制约文科高校通识教育深入开展的瓶颈。跨学科通识课程的有效实施要求授课教师兼具技术思维与人文批判能力,这对习惯于单一学科教学范式的教师构成巨大挑战。

3 文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的逻辑框架

3.1 价值引领:确立“文化育人”的核心理念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的首要任务是突破“专业本位”的实践逻辑,确立“文化育人”的核心理念。通识教育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知识教学,更在于精神塑造——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思考人生根本问题。与专业教育旨在培养一技之长不同,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共通的价值取向与基本素养,使学生具备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健全心智人格。

因此,重构必须将“文化育人”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主线。这意味着通识课程不能只是知识的单向传授,而应发挥知识内在的价值力量,促进知识文化与主体精神的相互沟通。课程设计应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反向推导课程目标、内容与方式,使每门通识课程都服务于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整体目标。

3.2 结构重组:构建模块化、递进式的课程体系

针对通识课程碎片化、拼凑化的现实问题,重构需要以模块化思维重新组织课程内容。借鉴已有改革经验,可将通识课程设计为“思政基础”“文理基础”“数智基础”三大模块。“思政基础”模块聚焦价值引领与公民素养培育;“文理基础”模块着眼于人文底蕴与科学精神的融通;“数智基础”模块回应数字智能时代对文科学生数据素养与技术素养的新要求。三大模块之间形成“价值奠基—知识拓展—能力提升”的递进关系,避免课程重复与脱节。

在模块内部,课程设置应遵循“少而精”原则,聚焦最能体现通识教育核心价值的关键课程,而非追求广度不足的“知识科普”。西安交通大学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参照——该校以“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全球视野、创新思维和使命担当”五维素质为框架研制通识教育能力图谱,对全校通识课进行系统梳理,厘清课程间的知识关联与逻辑递进,使通识课程从“自助餐式”的随意拼凑走向“菜

单式”的系统规划。

3.3 组织创新:建立跨学科协同的课程开发机制

通识教育的跨学科特性决定了其课程开发需要建立跨学科协同的组织机制。西安交通大学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遴选首席专家组建跨学科团队,形成“首席专家引领、多学科协同”的师资体系。跨学科团队推动课程内容变革——科学技术类课程增设科技伦理、工程管理等单位,强化价值引领;人文社科类课程融入科学思维、批判性思维等训练,提升实践转化能力。

对于文科高校而言,跨学科协同机制的建立尤为迫切。文科高校学科结构以人文社科为主,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师资相对薄弱,给“文理交融”型通识课程的开发带来天然障碍。破解路径包括:建立校内跨院系教研机制,打破学院壁垒,促进不同学科教师协同备课;借助校际合作与在线课程资源引入外部优质课程;探索“高校+企业”协同模式,借助社会力量补齐技术类课程短板。

3.4 制度保障:完善通识课程的质量标准与评价机制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的落地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首先,建立严格的通识课程准入与退出机制。课程申报须经专家委员会基于课程目标、内容设计、教学方法等多维度严格评审,对质量不达标课程建立动态淘汰机制。西安交通大学建立3年一轮的课程质量动态评估,累计关停27门不达标课程,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其次,完善通识课程的教学评价体系。传统以期末闭卷考核为主的单一模式难以适应通识教育的育人目标。应将课堂互动参与状态、阶段性实践任务完成质量等内容纳入过程性评价,对应设置差异化分值。结果性考核应围绕课程核心育人定位设置开放性题目,重点考察学生对知识脉络的整体把握和独立思考深度。

最后,建立评价结果的反向应用机制。定期梳理不同课程和模块的评价数据,将学生反馈和能力达成情况作为课程内容调整、模块设置优化的核心依据,使评价标准真正成为课程体系动态优化的有效牵引。

4 文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的实践路径

4.1 调整内容结构,聚焦跨学科模块设置

通识课程内容结构调整是把跨学科整合要求落地到具体教学环节的基础动作。重构应围绕两类整合维度展开:其一,基于知识属性的整合——以不同人文社科知识的内在关联为依据,适配人文底蕴类通识课程,侧重知识本身的逻辑延续性,将分散的同源知识做系统性梳理。其二,

基于培育目标的整合——以文科学生不同综合素养的培育要求为依据, 适配能力拓展类通识课程, 侧重知识应用的场景适配性, 围绕某项综合能力的提升搭建跨领域知识组合。

在模块设置的具体操作中, 文科高校应优先选择和自身优势学科相关的内容板块, 使通识课程与专业教育形成互补, 体现办学特色。同时匹配文科学生的知识基础, 调整内容难度梯度, 按不同年级的知识积累节奏设置对应板块。模块设置完成后先小范围征集师生意见, 逐步优化, 降低落地阻力。

4.2 优化衔接机制, 推进课程深度融合

课程衔接的顺畅度直接影响通识教育的整体育人效率。当前通识课程多以单门为单位独立设置, 不同课程缺乏联动考量。实现课程有效融合, 须先完成所有通识课程的核心内容梳理, 明确每门课程的育人定位, 剔除冗余内容。

在此基础上, 可将课程融合划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聚焦单门课程之间的内容呼应——调整不同课程的重叠知识点, 让同类知识形成递进关系。第二层级聚焦同一模块内多门课程的目标协同——统一模块内所有课程的培育方向, 调整各门课程的内容侧重, 使能力训练形成互补。第三层级聚焦不同模块之间的逻辑衔接——理顺培育顺序, 使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形成连贯链条。

课程融合的实施要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推进顺序——先完成单门课程之间的内容联动调整, 再推进模块内的目标协同调整, 最后完成模块间的逻辑衔接调整。调整初步完成后, 选取小范围班级试点授课, 收集反馈并做小幅优化, 确认无问题后再逐步面向全年级推行。

4.3 推进教学方式变革, 提升通识课程育人实效

通识课程教学方式变革是课程体系重构从“纸面”走向“地面”的关键环节。首先, 要超越“满堂灌”的传统模式, 引入探究式、项目式、问题导向式等多元教学方法。教师应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思维引导者”——不是“给出答案”, 而是“设计好问题”, 以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性学习。

其次, 积极推进“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模式。通识课选修人数较多, 需通过大班完成基本教学任务, 再通过分组研讨进行深度辨析, 既保证教学效率, 又为学生提供深度思考和充分表达的空间。

再次, 充分利用数字智能技术赋能通识教学。文科高校可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建设在线课程资源, 实施混合式教

学模式。但需注意, 技术赋能不能走向技术异化——AI 工具的使用不能取代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深度阅读, 技术应服务于育人目标而非僭越人的主体性。

4.4 完善评价标准, 强化核心素养培育导向

科学的评价标准是通识教育育人目标落地的重要牵引。首先, 调整传统以期末闭卷考核为主的单一评价模式。将学生课堂互动参与状态、阶段性实践任务完成质量、自主知识拓展应用表现纳入过程性评价, 对应设置差异化分值, 引导学生主动梳理知识关联、尝试应用所学分析现实问题, 打破重记忆轻思考的学习倾向。

其次, 优化结果性评价的考核导向。考核内容不再局限于零散知识点的记忆性考察, 而应围绕课程的核心育人定位设置开放性题目, 重点考察学生对知识脉络的整体把握和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深度, 使评价结果真实反映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情况。

最后, 建立评价结果的反向应用机制。定期梳理不同课程和模块的评价数据, 将学生反馈和能力达成情况作为课程内容调整、模块设置优化的核心依据, 逐步淘汰内容冗余、指向模糊的通识课程, 补充符合文科学生成长需求的内容板块, 使评价标准真正成为课程体系动态优化的有效牵引。

5 结语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重构是新文科背景下文科高校人才培育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重构并非对现有课程的零散增减或局部调整, 而是需遵循底层逻辑梳理、整体框架搭建、落地实施优化的完整路径。重构工作要兼顾院校办学特色、学生成长规律与现有资源承载能力, 避免盲目照搬通用改革模式引发的适配性问题。

面向未来, 文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重构还需持续深化: 其一, 探索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机制, 使通识教育成为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附加项; 其二, 积极回应数字智能时代对文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在保持人文底蕴优势的同时培育学生的数据素养与技术素养; 其三, 建立课程体系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 根据师生反馈和社会需求持续优化课程模块与评价标准。唯有如此, 通识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文科学生知识体系搭建、综合能力提升的核心支撑, 契合新文科建设的长远育人目标。

参考文献:

- [1] 郭洪瑞, 冯惠敏. 刍议高校通识教育质量文化[J]. 湖北社会科学, 2020(7):141-148.
- [2] 刘长海, 李傲寒. 大学通识教育的成人愿景、本土

处境与价值实现[J]. 现代大学教育, 2025(12):13-19.

[3] 岳李, 王晶一. 高校通识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行动进路[J]. 江苏高教, 2025(8):120-124.

[4] 蔡松柏. 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教学策略分析[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2 (07): 97.

[5] 陈欣. 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有效教学的困境与对策[J]. 江苏高教, 2019(9):78-82.

[6] 仲立新. 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化推进的现实审视与实践策略[J]. 教育发展研究, 2026(12):10-19.

[7] 刘徐湘, 张慢丽. 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范式重构[J]. 大学教育科学, 2026(1):24-31.

[8] 强世功. 数字智能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J]. 复旦教育论坛, 2023(02): 5-12.

[9] 解璇, 牟浴. 新时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及发展——评《多维视域下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 (12): 124.

[10] 赫灵华.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路径与方法——以吉林动画学院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17):34-37.

[11] 李凤亮, 陈泳桦. 新文科视野下的大学通识教育[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04): 170-176.

[12] 刘强. 中国高校通识教育价值理念与实践逻辑的有效建构[J]. 当代教育论坛, 2020 (01): 105-113.

[13] 曾东红, 王淑营, 丁国富. 基于“知识—能力—素质”三谱联动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优化研究[J]. 中国大学

教学, 2025(08):31-37.

[14] 张欢, 王惠, 孙潇君. 应急管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估研究[J]. 中国应急管理科学, 2024(12):107-120.

[15] 肖荣辉, 刘磊, 代天喜.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高职院校双创教育课程体系的困境与重构[J]. 职教论坛, 2025,41(06):56-63.

[16] 陆宇正, 刘旭东.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实现策略[J]. 教育与职业, 2025(07):96-103.

[17]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专题观察报告 2015 [Z].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26.

[18] 韩仁生, 苗军芙, 李传银等. 教育心理学[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294.

[19] 文雪, 林叶舒, 慕容勋. 有效教学论要[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

[20] 孙向晨, 刘丽华. 建立有根、有魂、有效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J]. 复旦教育论坛, 2018 (2):49-53.

[21] 张世英.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7.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文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研究(课题批准号: K23YG2090442)。

作者简介: 吕鹏(1980.11-), 男, 汉族, 四川泸州人, 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研究方向: 课程与教学论。